



# 想暗杀美国 总统的是谁

● 原名《我们禀告总统吗》？

[英]杰弗里·阿彻 著

乔和风 张菁 译

李全安 审校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ffrey Archer

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据英国 Jonathan Cape Ltd. 1981年版本译出。

**想暗杀美国总统的是谁？**

(原名《我们禀告总统吗?》)

[英] 杰弗里·阿彻 著

乔和风 张菁 译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89,000 印数：1—65,500

ISBN 7—5404—0230—x

I·173 定价：1.85元

## 人物表

- 马克·安德鲁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伊莉莎白·德克斯特——伍德罗·威尔逊医院医生  
霍雷肖·泰森——联邦调查局局长  
爱德华·肯尼迪——美国总统  
H·斯图尔特·奈特——白宫特工处处长  
尼克·斯泰姆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局长  
巴里·科尔沃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安杰洛·凯斯费坎斯——希腊非法移民  
格兰特·南纳——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刑侦处特工  
格雷戈里——希腊东正教神父  
麦格雷戈夫人——联邦调查局局长秘书  
埃利奥特——联邦调查局局长助手  
斯坦普泽西——《纽约时报》编辑  
贝赫——参议员  
伯德——参议员  
德克斯特——参议员  
邓肯——参议员

桑顿——参议员  
西蒙——车库管理员  
胡东祥——职业杀手  
拉尔夫·马特森——密谋暗杀总统者之一  
托尼——密谋暗杀总统者之一  
主席——密谋暗杀总统者之一

1981年1月

星期二

20日

下午 12:26

“我，爱德华·穆尔·肯尼迪<sup>①</sup>，庄严宣誓……”

“我，爱德华·穆尔·肯尼迪，庄严宣誓……”

“我将忠实地执行美国总统的职务……”

“我将忠实地执行美国总统的职务……”

“我将竭尽全力，保持、维护、并捍卫合众国宪法。愿上帝佐助我。”

“我将竭尽全力，保持、维护、并捍卫合众国宪法。愿上帝佐助我。”

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兄弟两人先后占据本国政治舞台上最令人仰慕的中心位置的局面。<sup>②</sup>

---

<sup>①</sup> 生于1932年2月22日，从1963年起一直任美国参议员，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

<sup>②</sup> 爱德华·肯尼迪的兄长约翰·F·肯尼迪于1961年至1963年任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本书虚构爱德华·肯尼迪成为了美国第四十届总统。

他的手仍放在《杜埃圣经》<sup>①</sup>上，第三十五位总统也曾把手放在它上面宣誓就职。这本圣经属于他们的祖母。第四十位总统朝第四十三位第一夫人微笑着。这是一场争斗的结束，而同时又是另一场争斗的开始。特德·肯尼迪<sup>②</sup>熟谙各种各样的争斗。经过一场激烈的预选战，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第五轮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击败了吉米·卡特总统<sup>③</sup>。1980年11月，他同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汤普森州长进行了更为激烈的角逐，他又取得了胜利。爱德华·肯尼迪以多获得14.7万张选票而当选为总统，这个百分之一的微弱多数是美国历史上最小的选票差数。

另一个让他费番功夫的人是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sup>④</sup>。福特本想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分来同肯尼迪相抗衡。可他1980年的竞选班子出师不利。现在，他可再没机会了。

前总统尼克松<sup>⑤</sup>缺席。

欢呼声逐渐平息下来，总统等着21响礼炮结束。爱德华·穆尔·肯尼迪清清喉咙，环视着聚集在国会广场上的五万名全神贯注的公众，举国上下通过电视转播观看这一场面的还会有二亿多人。现在是1月下旬，天气异乎寻常地温和，不必象他哥哥那样，在他那次同样光辉的时刻，不得不裹上厚大衣，铺上地毯，使得那无比荣耀的时刻暗淡无光。国会大厦

---

① 拉丁圣经的英译本，是由罗马天主教学者翻译的，在法国杜埃出版。

② 即爱德华·肯尼迪

③ 从1977年至1980年任美国总统。

④ 从1974年——1977年任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位根据第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担任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⑤ 理查德·尼克松(1913——)美国第三十七位总统，任期从1969——1974。

东门前面这片挤满人群的草地湿漉漉的，圣诞节下的那场雪早已经化了。

“副总统邦珀斯、首席法官先生、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尊敬的神父、公民们……”

第一夫人望着他，时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她听出了丈夫的演讲稿中采用了她给添上的某些语句。

这天早晨他们6点30分钟便起床了。前一晚上以他们夫妻的名义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就职前音乐会，两个人都没睡好。肯尼迪最后又看了一遍就职演说稿，在那些鼓舞人心的句子下面画上线，又做了些小修改。皮埃尔·赛林杰前天晚上打来电话，让添上一句“允许祖国的孩子们记叙历史，同时宣读历史”。肯尼迪喜欢修辞，就把这句话添加进演讲稿里了。

肯尼迪起床后，默默地洗漱、刮脸，然后，穿上一套黑色西装，打上领带。透过卧室的窗户，他望着宽阔而静谧的波托马克河，河水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粼光。他在仍然沉睡着的妻子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缓步走下楼，来到客厅。客厅的三面墙是用经过斧削的橡木组成的大教堂图案。透过全是玻璃的第四面墙，他又看到波托马克河。今天，他将迁徙到河对岸去。

通过拱形门进入大厅。男管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他还是那5.5英亩花园的园丁。他很清楚这位当选总统要去什么地方。肯尼迪穿过两扇木门，从围拢着的院子里走出来，白宫派来的一位陌生的司机迎上前来，向他的新雇主打招呼：“早上好，总统先生。”肯尼迪看看手表；司机算是第一个这样称呼自己的人，这样称呼该说是提前了四个多小时。根据第二十



五号修正案，只有在12点30分他正式宣誓之后，才能成为第四十位总统，而实际上，将卸任的总统及其内阁成员要在12点整时离开各自的办公室，移交所有事务。

肯尼迪喜欢驾驶自己的车。可是，今天不行了，也许以后的八年里都不可能了。他默默地倾身坐进旁提亚克GTO牌汽车的后排座位上，两眼充满爱恋地望着他的这所好似懒散地躺在那里的现代化住宅。这所长且矮的建筑是由约翰·卡尔·沃内基设计的，这位建筑师曾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为约翰·肯尼迪设计过坟墓。他又抬头看一眼卧室的窗口，窗帘还拉着。三个孩子都还在梦中呢。

一英里以外，在弗吉尼亚州的马克林链桥路上，罗伯特·肯尼迪<sup>①</sup>的遗孀埃塞尔正走出家门。

旁提亚克牌汽车以总统专车应有的车速开出了环形车道，前后各有两辆汽车护卫——肯尼迪从此再不会孤寂了。然而，从一个更重要的角度来看，今天和过去的十六年中任何一个星期二都没有区别。

汽车沿着波托马克河在乔治·华盛顿林荫道上行进一段后，爬上山坡。五辆汽车一齐停下来。跟前没有记者。肯尼迪侧身从汽车里出来，最后一次以平民身分行事。他请求不要报道这次活动，世界上的新闻机构都允诺了。他站在杰克和鲍毕<sup>②</sup>墓旁，低下头，默默地祈祷着。埃塞尔·肯尼迪已经在这里了。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

十五分钟后，汽车停着，肯尼迪朝着河对岸华盛顿市繁华区内闪烁的洁白的光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回到车里，最后

①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司法部长，后于1968年遇刺。

② 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

一次返回马克林。厨师史蒂文已经准备了精美的早餐。他的妻子琼，以及三个孩子：卡拉，帕特里克，和小特德正兴奋地在早餐室里等着他。当选总统一边浏览着《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sup>①</sup>一边机械地把食物填进嘴里。这两份报纸都想给新总统一个好的开端，丝毫未提过去的丑闻<sup>②</sup>。肯尼迪回过头来，他的行政助理理查德·伯克走到他身旁：

“早上好，参议员。”

“早上好，里克<sup>③</sup>。一切都安排就绪了吗？”他微笑着问道。

“我看是就绪了，先生。”

“好的。干嘛不象往常一样进行呢？别为我担心，我会照你的安排去做的。你看，我首先该做些什么呢？”

“收到842份电报，和2412封信。除了国家元首的来电外，其它的都暂缓处理。12点时，我会把给国家元首们的信拟好。”

“日期要注明是今天，他们喜欢这个，我要在每封信上签名。”

“是，先生。我把您的日程安排好了。11点钟在白宫，同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喝咖啡，然后，您乘车去参加就职典礼。在就任总统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要去参加参议院的午宴，之后，在白宫前面检阅就职典礼游行队伍。”

伯克递给他一叠订在一起的长3英寸，宽5英寸的索引

---

① 《华盛顿邮报》于1877年创刊于华盛顿，是美国重要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于1851年创刊于纽约，是美国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纸。

② 指查帕奎迪克事件。爱德华·肯尼迪于1969年7月驾车在查帕奎迪克岛一小溪中失事，淹死车内一女友，他竟弃车不顾，舆论大哗。

③ 理查德·伯克的昵称。

卡片，五年来他每天如是。这些卡片上写着参议员每小时的工作安排；今天的日程里活动比往常要少。肯尼迪把这些卡片放进他上衣的内口袋里，谢过行政助理。琼·肯尼迪从早餐桌旁站起来；世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她将会成为一个多么称职的第一夫人。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杰奎琳<sup>①</sup>的光辉很自然地遮掩了她。但是，她现在要证明，这位肯尼迪也有一位能干的妻子。她身着一件浅蓝色的剪裁朴素的服装，站在那里，恭候丈夫的下一步行动。

屋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来祝贺的人们。

“真希望天下雨，”H·斯图尔特·奈特暗自思忖着。他是特工处<sup>②</sup>处长。今天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日子中的一天。“我知道这中间的大多数人绝无恶意，可这种时刻总让我感到不安。”

这群人约有一百五十人；其中五十人是奈特手下的特工。男管家服侍当选总统套上大礼服，女仆弗洛伦斯·埃文斯用一种谄媚的姿态帮琼戴上帽子。

男管家打开前门，并递给肯尼迪那顶高高的丝绸帽子，人们开始欢呼起来。H·斯图尔特·奈特稍微有些紧张。他只希望自己能 and 肯尼迪一起平安地退休。他在1963年11月22日<sup>③</sup>时还只是个下级军官，可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当选总统和他妻子向那些兴高采烈的人们挥手致意，丝毫没有留心其中有五十人根本就没望着他们。那辆开道汽车总

---

①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妻子。

② 隶属美国财政部，负责保卫美国总统及总统家眷。

③ 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日子。

是比总统的专车提前五分钟发动。这时，那辆车正仔细地检查着去白宫的道路；特工处人员认真地观察着沿途一群一群的人们，一些人挥动着旗子；他们是来观看总统就职典礼仪式的，将来他们会讲给子孙们，在爱德华·肯尼迪就任合众国总统的当天，他们曾见到过他。

10点59分，那辆高级轿车悄声停在白宫北门外。海军陆战队仪仗队的士兵马上立正，向五十六岁的卡特总统致敬，卡特来到门廊迎接肯尼迪，平常这是适用于来访的国家元首的礼遇。卡特总统引导着其继任者来到书房，和罗莎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及其妻子琼·蒙代尔一起喝咖啡。卡特总统身着黑色西装。他瘦削的双肩和略显憔悴的面庞使他看上去显得确实上了年纪，而本届当选总统则显得比实际年龄还年轻许多哩。琼·肯尼迪和罗莎琳·卡特闲聊着；上个星期一的全天，琼以未来白宫主人应有的姿态和这位第一夫人一起，把白宫上上下下参观了一遍，那天结束时，两位夫人都觉得确实喜欢上对方了，尽管六个月前，为争得提名双方斗得不可开交。

总统抱怨说，从今往后，他就得吃罗莎琳掌勺做的饭了。“她有好几年没碰一下炒锅了，可她几年前的手艺确实不错哩。为保险起见，我送给她一本《纽约时报烹调大全》，这也许是当今出版物中唯一没指责我的书了。”肯尼迪有些局促不安。他希望赶快进行下面的活动项目，可他又意识到，这是吉米·卡特在白宫里的最后时刻了，他只好装作正专心致志听着的样子。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对他来说，戴个假面具有如他的第二天性一样。

总统和当选总统花了一个小时，把两个月来谈过多次的

问题又讨论了一遍，还谈到今天等仪式一完就要交接的责任问题。

“总统先生——”肯尼迪担心别人注意他说这几个字时的表情，赶忙接着说“已经是12点过1分了。”卡特总统抬头望了一眼他的新闻秘书，从椅子上站起来，引导着当选总统和他的妻子朝白宫台阶走去。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开始奏《向三军总司令致敬》，这是最后一次为卡特演奏。1点钟时他们将首次为肯尼迪演奏。

卡特和肯尼迪被陪同走到一排汽车最前面的一辆，是辆黑色圆顶的防弹高级轿车。代表国会的众议院领袖蒂普·奥尼尔，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已经坐在总统专车上，紧随这辆车后面的两辆汽车上是特工处的特工们。卡特夫人和肯尼迪夫人坐在第四辆汽车上。即将卸任的副总统蒙代尔，和即将就任的副总统邦珀斯乘下一辆车，他们的妻子所乘汽车跟在他们后面。

H·斯图尔特·奈特又照例巡视了一番。他手下的五十人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人。到中午时，加上当地警察和联邦调查局<sup>①</sup>小分队，人数会达到五百人。这还不算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人，奈特有点懊恼地想，他们当然不会告诉他他们是否派人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奈特有时也辨认不出他们派来的人。他这时听到总统的轿车开动了，驶上去国会方向的路，人们的欢呼声也随之达到一个高潮。

最前面车上的四个人气氛融洽地交谈着。肯尼迪的思绪却飞到别处去了。他朝那些沿宾夕法尼亚大街排成长队的人

<sup>①</sup> 是美国司法部调查局，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其事务调查主要有两种，一般调查和国内情报调查。

们机械地挥着手，心里却想着上一次的车队。重新整修过的威拉德饭店、七座正在施工中的公务大楼、鳞次栉比的印第安式公寓住宅、新的商店、餐馆，以及宽阔的人行道都从身边掠过。那是J·埃德加·胡佛<sup>①</sup>大厦，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大楼。曾几位参议员竭力想更改这座大楼的名称，可它至今仍然以其第一任局长的名字命名。二十年来这条街变化多大呀！他沉思着：二十年的周期。华盛顿1月份的欢呼队伍，11月份达拉斯的车队，送葬的队伍，如今又是1月份欢呼的队伍……

他们快到国会大厦了，卡特总统打断了当选总统的思绪：“上帝与你同在，特德。记住，假如你需要帮忙，或想聊聊，我会在佐治亚。不必和你讲，这是个孤独的工作。我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吧，什么时候都可以。”特德点点头，畅快地笑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表示真是恰如其分的。六辆汽车都停下来了。

肯尼迪走进国会大厦一楼。吉米·卡特稍停一下，最后一次向司机表示感谢。夫人们在特工处人员簇拥下，一边向人们挥着手，一边向主席台上各自的位置走去。罗莎琳·卡特对琼·肯尼迪耳语道：“将来有一天，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做我们现在做的事，他会瞧见他妻子宣誓就职的。”在这同时，侍应长引导着肯尼迪轻盈地通过过道，走到接待区，他们每走十步，仪仗队就致敬一次。副总统、阿肯色州的戴尔·邦珀斯在那里向总统打招呼，他们站在一起，心不在焉地交谈着，谁也没注意听对方讲些什么。

---

<sup>①</sup> 自1924年至1972年去世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也穿过过道，微笑着走过来了，这是那种身释重负的人才会有微笑。他和肯尼迪再一次例行公事地握手，在这一天里，他们还得象这样来上七次。侍应长引导着两人穿过一个小接待室，走上主席台。同以往历届总统的就职典礼一样，为了举行这次仪式，在国会东门台阶上搭了一个临时主席台。当总统和当选总统挥手致意时，人们站起来，欢呼声达数十秒钟。最后，人们静静地就座，等待着政府的更迭。

“我的美国同胞们，在我就任之际，合众国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问题是巨大的，而且是险恶的：在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正进行着残酷无情的内战；在中东，去年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正得到修缮，但是，双方不是在修建学校和农场，而是在重整军备；在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在这三个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有爆发战争的隐患；南美洲在极左和极右之间逡巡不前，徘徊不定，可是，不论哪一极都不会改善那些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早的成员国，正濒于向共产主义屈服投降的边缘。

“1949年，哈里·S·杜鲁门总统声明，合众国将随时准备凭借其自身力量和资源去捍卫自由的力量，不论这种力量在何方受到威胁。三十二年后的今天，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慷慨举动的结果是失败，美国过去和现在对领导世界这个角色都是力不从心的。面对危机四起的世界，也许有的美国人会问，为什么我该为远离家乡之外的事情担忧呢？为什么我该为美国以外的捍卫自由的斗争承担责任呢？

“对这些问题，我不想用自己的话给予回答，多恩<sup>①</sup>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土地。’美利坚合众国从大西洋绵延至太平洋，从北极伸展到赤道。‘我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不必问那钟为谁鸣响，它是为你而轰鸣’。”

琼非常喜欢演讲中的这一部分。这一段表达了她自己的感情。然而，她担心人们对此是否会象六十年代聆听肯尼迪的辞句华丽的演讲那样激动与兴奋。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冲激着她的耳膜，使她确信了。这魔术还未失灵。

“在国内，我们将创造出一种医疗服务，让所有的自由世界国家都羡慕不已。它将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来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和帮助。不能眼见那些贫病交加的美国人死去。”

许多民主党人都因为特德·肯尼迪对医疗服务所持这种观点而投票反对他。一位年迈的医生曾对他说过：“美国人应该能够自立。”肯尼迪反问：“如果他们已经贫困至极该怎样自立呢？”老医生回答说：“上帝只把那些生而富有的人送来就诊。”结果，他还是投了共和党的票。

“因此，我认为，我的美国同胞们，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美国在正义及力量上领导世界的时代吧，在这个时代里，美国要向疾病，向歧视，向贫困宣战。”

总统坐下了。所有的人们一起站起来。

这篇十六分钟，1410字的演说十次被掌声打断。当新总统从话筒前走开时，他明白，人们拥护他，~~可他的两眼~~

---

<sup>①</sup>多恩(1572—1631) 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主要代表。



有注视着欢呼的人群。他在主席台的贵宾席上寻找着他非常想见到的那个人。罗斯·肯尼迪在别人搀扶下站起来了。她九十岁了，几乎是美国年龄的一半。如果总统的母亲不能来出席典礼，那对他来说，整个仪式将会黯然失色。她真的来了——佝偻着身子，显得老态龙钟，可是喜气洋洋。他走过去，温柔地吻了她。

然后，他挽住第一夫人的胳膊。一个步态敏捷的侍从过来陪伴。肯尼迪很温和地做手势让他走开。现在一切都变了，因为爱德华·穆尔·肯尼迪已经成为总统了。他不想马上离去。他先与美国前总统、现在的平民吉米·卡特握手，又与那些围在身边，帮助他入主白宫的人们握手。

H·斯图尔特·奈特最讨厌事情不按排定的时间进行。今天没有一件事准时进行。大家都将晚三十分钟进午餐。

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也在这里向总统致意。他瘦弱的体态和谦逊的外表使人很难意识到他是一个多么有势力的人物，是他控制着党内机器的运转哩。这次，他在民主党内结成盟派，把又一位肯尼迪抬上权力的顶峰，可谓角色扮演得炉火纯青。“您担任这样一个非终身职务至少会是四年呀，总统先生，从现在起，您得为祖国而生存了。”

总统走进屋时，七十六位宾客站起身来。这些人们控制着民主党。北方权力集团决心不让从佐治亚州大草原来的那个人再任一届总统。他与自己党的争吵似乎比福特总统与其党的争吵还多。卡特在国会里对民主党议员们宣称，他将越过党的领导，直接与人民对话。这导致了他与党的最后分裂。他又用简明的、纯粹佐治亚人的风格向多数党领袖们提出，或是跟随左右，或是分道扬镳。他们分手了，转而把爱德华·